


4 回国后的容闳

 个人角度看，容闳的一生是个悲剧；但从历史角度看，他并不是一个失败者。

1854年11月13日，从美国耶鲁大学刚刚毕业的26岁的容闳，带着一个梦想从纽约乘船回到了阔别近八年的祖国。他的梦想是让下一代中国青年能有机会受到他所受到过的西方教育，因为他感到那将是中国再次能有机会强大起来的希望所在。容闳晚年时回忆说，由于在海外受西方教育多年，他的思想和行为都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回国时，感到自己犹如来自另一个世界。不过，他内心中对祖国和同胞的爱反因同情而变得更为强烈。

但是，那时中国社会的现实残酷得可以让所有梦想破灭。

1855年夏天，容闳在广东登岸，其后在那里居住了六个月。就在这期间，他目睹了一场血淋淋的大屠杀。当

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广东亦有人起而响应,但立即遭到两广总督叶名琛的血腥镇压。仅在那个夏天,就有七万多人惨遭屠杀,其中包括许多无辜之人。容闳的住所离刑场不远,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记述了自己在那里亲眼看到的惨象:“场内血流成河。路两旁到处都是无头之尸,高高堆积,等着被运走去掩埋……因一时无处掩埋那么多的尸体,尸体就一直暴露在烈日曝晒之下。盛夏温度高达华氏90度,有时更高。半径有两千英尺之长的刑场内,充满了有毒的气味……”^①

面对这触目惊心的景象,容闳内心深受刺激。清政府的暴行使他感到革命所具有的合理性。他的同情之心完全转向了太平天国,并说自己几乎想立即起而响应,投身起义。

1859年秋天,容闳利用机会进入了江南一带太平天国控制区。他想亲自接触一下太平军,看看他们是否代表着中国的新希望。在南京,容闳见到了洪秀全的胞弟洪仁玕——当时太平天国阵营中最具现代知识和对外部世界最有了解的人物。容闳向他献上了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的七条建议,并表示如果太平天国对这些建议有兴趣的话,他愿为太平天国效力。几天后,在被告知他的建议一时还无法实行的同时,容闳收到了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刻有他名字和一个“义”字的长方形大印。原来他已被封了一个四品爵位。这一切使容闳有些

^①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P53-54.

哭笑不得,使得他怀疑起太平天国最终能否成功。

南京之行后,容闳开始经营起茶叶生意。他的想法是先积累下财富,然后凭着个人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教育计划。

1863年,就在他的茶叶生意开始有起色之时,容闳突然受到了当时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而权倾一时的曾国藩的召见。谈话时,曾国藩问容闳,你认为什么是现在所能做的而又对中国未来最有益的事情?容闳知道曾国藩当时正在考虑筹建工厂之事,便利用那机会建议设立一个机器制造厂。曾国藩于是便授予容闳全权,去国外购买机器。这就是后来中国最早的工厂之一——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厂的前身)的由来。

但是,容闳心中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那留学教育的梦想。他知道,对中国来说,那才是当时所能做的而又对中国未来最有益的事情。

从国外购买回机器之后,容闳便开始不断向曾国藩提出自己的留学生派遣计划。但是,事情几经周折,一拖就是几年。

1870年,以曾国藩领衔签署的奏请派遣子弟出洋学习的奏折终于呈递到朝廷。在得知这一消息时,容闳兴奋异常,以致夜不能寐。不久,这个留学生派遣计划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多年的梦想就这样变成了现实。

自1872年起,共有四批120名中国幼童陆续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但是,一场政治风暴又使容闳毕生的努力在一夜之

间付之东流。

1881年,清廷一声令下,召回所有留美幼童。幼童们被迫中断学业,全部被“遣送回国”。

在留学事业完全失败之后,容闳又先后有过银行计划和铁路计划,却都因种种原因而无法实现。容闳后来感慨地说:“我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告无效,……而我的救助中国之心也就此而止了。”^①

那时已是1898年了,变法维新运动方兴未艾。处于失望中的容闳再一次被政治运动所吸引。他在北京的寓所一度成为维新派领袖聚会的场所。为此,“百日维新”失败后,容闳被清朝政府通缉,不得不经上海逃到香港,后转至美国,最后终老在那里。

从个人角度来说,容闳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他带着梦想回国,并为这些梦想的实现百折不挠地奋斗了一生,最后却看着自己所有的梦想一个个破灭。当然,这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显然与容闳回国后为自己选择了一条特别艰难的道路有关。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当年与容闳同船去美后来转到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医的黄宽,回国后,在南方行医,一直过着安稳殷实的生活。

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容闳并不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毕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他凭借个人的努力,推动并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两件大事:一是为中国引进了现代制造工业,即江南制造局的创办;一是为中

^①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P238.

国人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即留学生的派遣。特别是后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容闳说过，一个人要想做成一些事，必须是一个梦想者。但作为一个梦想者，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容闳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容闳是带着改变中国的梦想回国，但并没幻想着在一夜之间奇迹般地改变中国。西方的教育使容闳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在他的梦想背后，是一项项具体的计划：工厂设立、留学生派遣、银行创办、铁路建设。他知道自己的梦想也许难以完全实现，但这些具体计划的实施，会从根本上推动中国一点点地进步。

而且，容闳深知梦想并不可能仍以梦想的方式来实现。他身上没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清流”习气。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尝试了种种方法，从经商一直到游说。结识曾国藩可以说为他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会。容闳一生作出的两大业绩，都是在这位当时最有权势而死后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

容闳回国之初在广东所目睹的屠杀场面，曾使他一度倾向革命，相信靠激烈的政治手段可以迅速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为此，他对当时的太平天国寄予厚望。

但是，在探访太平军的南京之行后，容闳在对太平军感到失望之余，对革命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造反和革命在中国向来不是一种新奇或稀罕的事情。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二十四个朝代，也就有那么多的造反和革命。……革命仅仅意味着政府的易人，而没有任何体制和原

则上的改变。”^①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许多革命,就像古埃及石像一样,充满了神秘的两面性:一方面,具有正义性;另一方面,又具有破坏性。而且,革命往往突然爆发,又突然消亡,在历史上留不下什么痕迹。太平天国就是一例。

出于这种认识,容闳更加坚信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才是中国日后复兴的真正希望。他为自己革命之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是,在当年 120 名留美幼童中,几乎没有人参加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他们大部分成为专业人才,其中在铁路、电信、矿业任工程师的有 39 人,在海军中服役的有 18 人,在外交部和其他政府部门任职的有 15 人,在教育、卫生界服务的有 10 人,在新闻界的有 2 人,在海关工作的有 2 人,另有 7 人经商。^②

日后,在人数最多的留美学生中,也少有人投身到后来一系列的政治革命中。他们大多成为科学家、工程师、学者、教授。这些留学生作出的贡献可以说为今日中国的进步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①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P113.

② 另外有 3 人在美早逝,13 人在国内早逝。统计数据根据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的《留学教育——中国留美教育史料》一书。(台湾国立编译局馆,1980 年)但总数显然不到 120 人。待考。